

## 有烛光的日子

□ 界首 肖玉华

晚饭后散步，是我锻炼的方式。往常走得急了点，匆匆而出也匆匆而归。今天周末，没有第二天上班的考虑，我就想走远点。

顺路而行，在以前该拐弯的地方不停留直行下去，来到县城的园区。一路之隔，天壤之别。刚过去的地方璀璨华丽，给人一种生活才刚开始的感觉，别致的路灯如火把，照亮脚下的路；城市虽小，这几年的飞速发展，绿道不间断、游园在眼前。但面前，不说漆黑一片，也仅有几家单位窗户透出的光，间或一、二点厂区路灯散碎的余光。傍晚的一阵急雨，路上泥泞一片。正在继续前行还是原路返回的踌躇中，突然看到路边有一间小店，简易的钢构房，开着小半扇窗户，一束烛光，忽明忽灭。店主正在收拾废纸箱，见我靠近，问我要点什么？我回答，溜达。回问了句，你还点蜡烛？修路，停电了。怕人拐弯看不清脚下，就找出半截蜡烛。照不远，才下过雨，注意脚下，有泥。他的回答传递给我一层又一层意思，既有搭话，更多的是提醒。烛光不远，脚下有泥。素未谋面的人一句简单的提示，顿时心底一阵温热。

于是，想起了有烛光的日子。

离家进城上学的那年，正是十二三岁懵懂之时，虽豆蔻年华，奈何是男儿。有进城上学的念头，不过是当时校长的一句话。校长对我父亲说：“这孩子好读书，咱这学校只煤油灯大的光亮，怕是照不远他脚下的路呀。”于是，父亲就央求在城里一所中学当敲钟工人的伯父给我转了学。学好转，吃住却陷入了无着。那是一个大多数人生活都不体面的年代，我即刻跌进一个食无一顿饱、宿无一张床的窘境。更不堪的是，当同学们放学如鸟儿出笼般地回家时，我看似随着众人走出教室、走出学校，实则茫然四顾、漫无目的，在同学们身影散尽时，转身又偷偷溜回教室，除了一遍遍读书外，其余的一切，黑暗得如同乡下妇女纺车上的线穗，一圈缠着一圈，圈圈紧紧包裹着我，包裹得肉体颤抖、心理恐惧。如此半年之久，就在我即将崩溃走不下去时，前方出现了烛光。

我一直相信“人在做，天在看”这句话。似乎，天无绝人之路就是给在做的人而准备。曾经下放到我们村的一位姐姐，得到过我父母无微不至的照顾，她在回访时，知道了我辍学的念头，就接纳我到她家搭的地震棚中居住——唐山大地震后，为了防震，我们这里家家户户几乎都搭起了地震棚。姐姐家在化肥厂居住，地震棚用的是油毡布覆顶，相比于我家秫秸堆起的地震棚，不啻于现在的小公寓。更为关键的是，化肥厂是一个国营厂，所生产的化肥方圆几个县都趋之若鹜。厂区的柏油路上，停满了大大小小等待化肥的车辆。灯火通明的化肥厂，有自己的变压器，即便县城停电，也无关化肥厂的疼痛。再即便化肥厂偶尔停电，也会有人挨户配送蜡烛。

每次停电，姐姐就把她家配送的两根蜡烛全部拿给我，夏天，他们一家人在院子里说星星的故事；冬天，分别到隔壁邻居家叙话，我则从未因为停电而缺少过烛光。那白色的、一拃多长的蜡烛，修长的身躯，圆柱形的底端，顶端收缩为一个圆锥，白色的棉线从蜡烛中间穿过，一绺笔头长的线头，一点即着，先是微微的一点亮光，继而跃起一个舞动的蝴蝶般的烛光。烛光胜灯。与我在村庄读书用墨水瓶做的煤油灯相比，它无味无烟，灯头更大、灯火更明；我就着烛光，不仅看书学习从未间断，身上无形的枷锁、心灵上无端的黑暗也完全散去。虽然，我每周回去总要踩上一脚泥巴，但因为这烛光，我不再惧怕泥巴的厚重，反而如释重负。

烛光似火，照亮了我居住的地震棚，照亮了一位从农村来的读书郎的身影，也照亮了他脚下的路。随着烛光的跃动，我的理想也丰满和灿烂起来。烛光如人，姐姐是高中毕业，她既检查我的作业，还教会我凡事要先行一步的道理，我是在本学期就做完下学期的数学习题，但凡不会的题目，姐姐骑自行车就去已毕业的学校问她的老师，她的老师为此表扬她学而时习之，诲人不倦，是燃烧的蜡烛。

后来，常常经历有烛光的日子。结婚时一对花烛闪着耀眼的光，除了这烛光的热烈，其他都寒酸得无从表达；工作时一次停电，全体人员人人手中捧一根燃烧的蜡烛，硬是把迎检浪漫成一场烛光盛会；参加别人的生日宴，看其闭眼对着烛光许愿，也身临其境地祈祷他愿望早日实现。每次，无论境遇是好是坏，看到烛光，心底便无端地升起温暖。正像此次“注意脚下，有泥”的提醒，也正像此次只有半截的烛火，虽亮光不远，但回首望去，却一片灯火阑珊。

## 摆地摊的母亲

□ 马鞍山 李良旭

母亲在街头摆了个地摊卖茶叶蛋：一个小火炉，钢精锅里煮着热气腾腾的茶叶蛋，袅袅香味在街头弥散开来。路过的人们，常常被这清香扑鼻的味道吸引，情不自禁地走了过去，买上一二个茶叶蛋，哈着热气，吃着香喷喷的茶叶蛋，感到特别的温暖和舒坦。

母亲说，一个茶叶蛋赚了几毛钱，但看到人们喜滋滋地品尝她煮的茶叶蛋，心里别提有多高兴了。

母亲说起摆地摊的故事，好像连眉毛都笑了起来。她说，一个城管人员看到她摆地摊，还给她送来一把遮阳伞和一只小凳子，使她有了遮风挡雨和休息的地方，她感到舒心极了。那个城管小王，每次看到她摆地摊，还买她2个茶叶蛋，他边吃还边夸赞说，这茶叶蛋味道真好，就像他母亲做的一个样。这小子嘴真甜，跟人说话，和颜悦色，他还热情地帮助那些摆地摊身体有残疾的人，为他们搬货、摆放。对于那些初次进城摆摊的乡下人，小王热情地指点他们设摆的地点，真是服务到家了。

就这样，在街头摆地摊卖茶叶蛋，成为母亲生活中最快乐的一件事。

一天，一对进城打工的夫妻找到了母亲。俩人一见母亲，就紧紧地拥抱着母亲，热泪盈眶地感激老母亲对他们孩子的资助，使他们的孩子能把学继续上下去。

母亲笑道，你看你们说的，我没有资助啊，我只不过是给孩子付的工钱啊。

夫妻俩疑惑不解。

母亲说，有一天，我看到一个十一二岁的孩子在街上溜达，心想，这孩子怎么

不去上学啊？一打听，原来这孩子没钱上学，失学了。我想，不去上学，这一生不就毁了吗？于是，我就对孩子说，我岁数大了，你帮我把这小车推回家，我给你工钱，你自己劳动挣来了学费，就可以上学了。那孩子高兴地答应了。从此，每天收工回家，那孩子就帮我把车推回来，我就付给他一定的工钱，你孩子是靠自己本事挣的钱上学的啊！

那一刻，那对民工夫妻似乎全明白了，他们拥抱着母亲，喃喃地说道，您真的是有一副菩萨心肠啊！

我听说了这个故事，哽咽地说道，妈，您真高尚！

母亲有些嗔怪道，傻孩子，我有什么高尚，我只不过尽了自己一点微薄的力量帮助了一下他人，根本谈不上什么高尚！

母亲摆地摊，给她晚年增添了别样的快乐和幸福，特别是受到像小王那样城管人员的热情关心和帮助，我们做儿女的感到格外放心。



## 犹记儿时摆地摊

□ 遵义 龚德位

“摆地摊”一词最近火了，朋友圈里晒攻略、晒图的比比皆是，全民话地摊感觉人间烟火气顿时布满了我整个胸膛，让我情不自禁地想起小时候帮助母亲一起摆摊的经历。父亲当时在村小教书收入不高，母亲就在学校附近的路边支一个小摊以贴补家用。母亲的地摊就是小买卖，卖些小零碎的东西，学生用到的本本、铅笔、墨水之类的文具，还有一些糖果食品、小玩具之类的东西，顺便也卖一些附近村民们需要的常用生活物品，因为价格便宜实惠很受大家欢迎。

母亲每天除了安顿好一家人的一日三餐外就是守好这个摊摊，其中最困难的就是出货了。由于当时交通不便，到街上出货是靠人力用背篓背回家。母亲往往选择在周末出货，天刚蒙蒙亮就起身到镇上的批发店里进货，如果需要的量大，母亲就会让我陪她一道也尽可能帮她背一些回来。由于长时间进货，批发店的老板也尽量把价格压到最低，一方面为了拉拉店里的人气，另一方面也让这些出货的尽可能多赚一点，这不单单是一点差价的问题，而是一步一步背回来的“气力”钱。

母亲为了节省开支，一般在街上买一两个包子吃了就往回赶。我们到镇上有十多里路，除了一点平路外就是翻山越岭，路途还要蹚过一条河，回家的路十分不好走，母亲往往要在路途中歇好几回才可能到家。在我与母亲同行的日子里，母亲总是在路上不厌其烦地教育我——“这碗饭”不好吃，自己的人生唯有奋斗，靠自己一步一个脚印去努力创造才会看见改变的希望。母亲的摊摊虽不大，但在当时除了方便学生

外，还常常解当地村民们的燃眉之急。特别是在农忙季节，村民们都挺忙一般很少上街，所以村民们需要食盐、酱油之类的就在母亲的摊摊上购买。有时候由于大家在经济上都挺困难的，难免有赊账的现象发生，母亲总是第一时间给予大家帮助。村民们也非常守信用，有时时隔十多天把家里的辣椒、鸡蛋等农副产品拿到街上换了钱后及时把欠下的账目付清。有的村民家里特别困难，母亲了解到情况后总是主动地为他们送去一些生活必需品，有时候一袋盐、一对电池都会让他们感激不尽。时间久了，大家都讲诚信、讲人缘，同样的东西、同样的价钱，同样是买、同样是卖，日久天长，买和卖之间已经达成了一种默契和体恤，除了商品的交易，母亲与村民们还有一份浓浓的人情在里边。

村民们家里的梨子、蔬菜等吃不完的东西母亲也帮着他们销售，由于是村民自己种的，在数量上总会多拿一点给别人，尽量在数量和价格上都不让别人吃亏。母亲常常告诉我们“自己吃亏是福”，因为只有自己学会了“吃亏”，别人才会买你的东西，别人才愿意与你打交道。在我成长路上，母亲就用她勤劳的双手和一颗善良的心时时刻刻影响着我，无论我走到哪里，我都不会忘记母亲的谆谆教诲，因为它已经流淌进了我的血液，是我身体的一部分。

地摊是社会小窗口，汇聚人生百味，传递物阜民丰，也是一个时代的百态缩影。我忘不了那段艰苦的岁月，更忘不了母亲那背着背篓在崎岖蜿蜒的小道上不放弃努力前行的背影，她给了我力量，给了我不断前行的勇气。